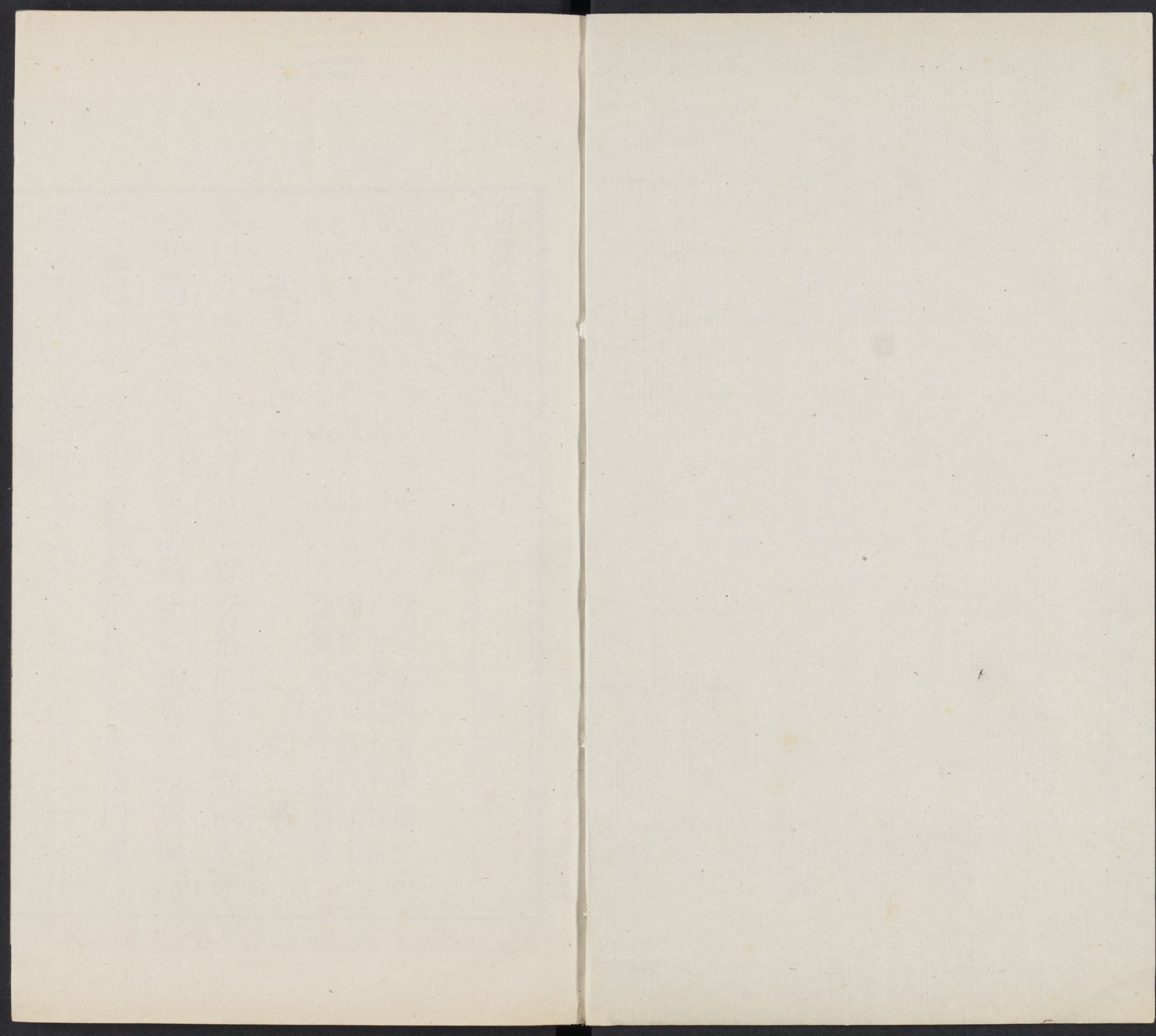


T3159/5932.83

11



直隸秦州新志卷之十一 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誌

記記之體不專於碑也而今所錄者則皆碑碣之詞夫以碑為文之一體前人已有議之者矣茲固不曰碑而仍曰記其作記之先後固以時代相次然或一事而兩人或一人而數藝惟其類焉爾

武安君祠堂記

宋 劉 果

秦以力併天下地得百二雖資累世之勳蓋以爪牙有助焉方是時得白起忠節使之為將授以兵柄而不疑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遂兵定大業及以據命見忌而卒不容於世秦之父老莫不悲憐其志往往

藝文中

立廟以祀弓門鎮有遺祠居山谷距城五六里年紀
 浸遠無碑刻可尋風雨弗葺鞠為茂草過者興歎居
 人因請於邑欲徙就城郭前為邑者雖已許之而弗
 克舉事鉅鹿魏公既下車政事已修因及祀廟荒廢
 而弗完者士民爭白之公即日鳩工選徒計木石之
 費而補其闕擇爽塏之地而棲其像越七月五日而
 廟成士女餼會而大洛之遂乞文於果果既辱佐公
 治而親目其事故具始末俾刻諸石云宋紹聖四年
 七月五日主簿劉果記

考劉果係清水主簿其所云鉅鹿魏公者乃清水兵馬都

監魏誠也

三皇廟記

廟廢久矣碑暴於玉泉之阿今載此

元

喬宗亮

渾池裂盤古死穹窿磅礴如鷄未子外卵而天內黃
 而地華然而日魄然而月森然而星油然而氣蓬然
 而風殷然而雷斬然而山淵然而水其蜚於空則為
 雨為霜為雹為野馬為游塵其茁於土則為林為叢
 為穀為卉其錮於石則為金為玉為砂其產於澤為
 鹵為稻為萑葦萬物戢戢以相形齒精氣曰人神遊
 曰鬼有翼曰禽有距曰豸鱗泳曰魚腹行曰虺肖翹

之蟲蠕動之類紛紛藉藉不可殫紀遂古之后巢居
之始未相呼號初無名字鳥獸夷狄龐無以異鴻茫
荒忽遐哉邈乎尚已無聞焉耳迄今三十萬歲之上
有大聖人曰宓戲氏龍顏而介肌洩露神機八索既
畫五正旣夷陰陽竒偶夫得其妃以坤腹坎以乾父
離闕遊於干困敦爲支鼠豕乘時象數實茲折草而
推靈於寶龜握管而窺密於璿璣六氣不迷是爲天
師又有大聖人曰神農氏匿犀桃腦耽耳豐頤商度
土宜九邱旣藝百昌旣藩錢鎛耒耜是興是治稻梁

黍稷爲農爲坻穴山淵海蒐精索竒老石腐土可以
使物草本木實可以起尸寒溫甘苦如命其兒實人
醫王民物無疵又有大聖人曰軒轅氏反首而冠兕
形而衣人倫旣燹五兵旣犀萬馬旣犇魑魅魍魎匿
跡滅影虎兕熊羆羹肉薦皮宮車俎豆軒蓋旄旂蒼
頤篆書而鬼哭洞庭張樂而鳳儀摩玉策於風力釋
金匱於雷岐神裸蟲於異物文中原於四夷此其所
以道貫自王澤流千世金天顓頊高辛唐虞夏商周
之君子皆其昆孫耳是三聖人者可以參天兩地爲

衆父之父人孰不知借使萬古之下八荒之際章亥之所步滄海以爲蟬極鄒衍之所談赤縣以爲宮昆邱爲陵而扶桑爲拓考豐隆之鼓撞飛廉之鐘壘九淵而籩五嶽管任公之鰲毛莊生之鵬牲尼父之麟牢劉累之龍磨天柱之石以爲碑邱明志其德赭湘陵之竹以爲策靈均歌其功恐未能彷彿其萬一況以洪湏之才駝馱之語尚能形容乎

新建西江靈濟廟記

元 張仲舒

古稱天下山河或從乎兩界而皆起於鶉首之次鶉

首未分也居天下西南坤方自秦隴西南皆坤之維則禹貢所遵之南條也其山川靈異之氣鬱爲神明生爲顯人記稱地載神氣風霆流行詩稱崧嶽降神生甫及申非虛語也天地以正氣自鶉首而南融方結錯峙如勇馬奔放而回旋百里一折千里一曲或起或伏或鬪或觸或傾或踞欲去而不能去有泐然怒張浩然不可遏之勢行如方陣止如列營盤如長蛇其精神所發焄蒿昭明有不可拚者故云爲神之明奧而五峙壽宮金馬碧鷄耿在冊史顛皆禦大菑

捍大患蒸雲澍雨水旱疾疫得禱焉然特職其幽而顯者非神之所能爲及國家撫休明之運爲祭祀之典而後天地之氣通故礪出若山石紐而降世有其人焉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潛通不可誣也當隴蜀之衝有水名西漢亦原嶠冢而出至天水郡曰西江大神居之其峻極之勢南鶩西折英靈磅礴蕃厚不洩環山爲壑大江回滌潛入於丙穴有神魚四遊泳其中時出於江之濤莫敢忤視里不稱曰魚曰河神綱而食者其人立死民愈神之歌舞歲

事惟謹神以福其民無乾濕天札之患旣以王爵祀其土主祠祀至今不泯益嚴有唐之季年翰林王公仁裕實生其間旣弱冠憂神剖其腸胃倒西江之水澆之中沙石皆篆文勉取而吞之自是文章煥發任承旨位少保爲世儒宗嘗知貢舉其門生則有若王傳曾昉和凝范質其人皆爲將相佐興運焉夫當天地清明之期山川鬼神其與知之則必爲出偉人使之彌綸參贊恢張一時政化之盛以表異於天下來世此理之當然無足怪者今翰林承旨趙公世延秦

人也人物傑立與王公相望三百年間嘗以事西江有謁於神也退而夢一異人長裾幅巾援圖來見視其圖前西山間有大蛇飛躍而上者領腹之際紅刻有光燦如也覺而異之占者曰是升騰之祥神告之矣既乃由郡牧歷臺省率再六月一遷以王公應夢是踐此豈偶然之故耶夫自三代以上神人之理爲一故其應於夢兆協於正祥如詩書記傳所載可信不誣今公方都顯位用詩書禮樂致明主於三代之隆疇昔之夢覺有徵矣而興科舉於百年之廢實自

公始公知延佑二年貢舉得人之多將與王公之事輝映國史今官雖與王公畧相似而公享奮大一統之朝秉鈞承明黼黻文治蓋王公所不及况於用才學顯庸膺不世知遇爲明時賢臣方當介圭端揆大據其尊主安民之蓄以文太平則神人之所望於公者當何如哉會聖朝褒秩百祀公以大神爲請加封靈濟惠應文澤王廟曰靈濟廟因爲迎享送神樂章遺之使歲時歌以祀焉詞曰隴山青青兮隴水冷冷神擁元雲兮水立四溟長劔竦天兮摩撫彗星左操

赤蛇兮右鞭紫霆有來肅然兮文風流鈴光如匹練
兮下委我庭曼絲撞撞兮二八窈婷蒸蕙奠桂兮有
椒其馨蘭膏發焰兮氣傍杳冥神具醉止兮厭於羶
腥遭世昇平兮有齋有扃神屬心氣兮品物流行明
爲正神兮顯號大廷灼灼神美兮濯濯漢靈下鍊金
軸兮上館遺經兩儀德一兮萬彙清寧惠我關隴兮
歲無蝗螟報事春秋兮何千億齡

重建伏羲廟記

明唐龍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
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
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
世太和初分典彝未備民物職職俗居居吁吁厥文
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
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以爲六十
四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儼
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斷
桐爲琴繩絲爲絃組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
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叙

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彩民躋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叙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歸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於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卽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莽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凌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跡交大弗稱祀典先是巡按御史馬溥然馮時雍許翔鳳後先建議畜聚財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卽事而

代矣嘉靖紀元之明年巡茶御史陳講聿舉厥功登登而作巡案御史盧問之旣至申飭攸司而分攝之布程督之令嚴省試之法是用績於成考而落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紀者咸曰重木存秦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况維天地開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貌翼新而宣國之大節焉揭度安靈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諸君子於世宏矣乃於是乎特書之分守叅政王教分巡僉事周編

姚文清咸廣綜理之文州進士徐元祉亦預問其畫者也法皆得書嘉靖三年甲申十二月穀旦立石

重修伏羲廟記

明 康 海

秦故有伏羲廟在州西郭門外歲久傾圮巡按御史馬溥然馮時雍許翔鳳先後蒞此欲圖厥新顧方舉忽代承委之吏固孚德心是以成勩終鮮無禪後觀嘉靖紀元御史陳講毅然舉行功欲告成按期滿矣得御史盧問之來代其事相功益財厥績用願前提學副使今兵部尚書提督三邊軍務蘭谿唐龍實記

其事刻之堅珉然時值荒歉而主守數易丹雘未施垣墉半歇加以守護弗嚴仍頻圯壞嘉靖十年御史鳳陽陳世輔任邱郭圻按至慨焉興懷曰前人之作惟後者弗修故往者咸墜陳盧距今幾日而乃至是檄知州李楷鳩工修補各極堅好矣又益以龕帷文以采繪周繚崇垣外建棹榭表識旣虔瞻望有蔚於是緘狀走吏屬海爲記夫伏羲氏羣聖之元始也德開邃古蹟寓西維章縫之士非有事茲方難遂逃仰顧諸按者相繼興行至於如此今又不能掩前善永

昌後哲海雖荒鈍良用欽服遂次第其事俾剏諸廟
石以廣德心後之君子將益繼續其志至於無已則
未必不自於今日是役也起於正月十八日終於四
月二十九日云

伏羲廟樂記

胡纘宗

夫何祀乎天地覆載之所必報何祀乎社稷生養之
所必報何祀乎聖帝明王作之君作之師者之所必
報禮也然古昔聖帝明王未有太昊若者惟太昊繼
天以開物以畫卦以造書契而立極也故有伏羲而

後有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後有周公孔子有
卦而後有易而後有詩書禮樂春秋有書契而後有
典章圖籍古昔聖帝明王孰有若太昊者萬世斯文
祀以報之視天地社稷何緩哉攷之誕聖之郡畫卦
之臺前代無不舉祀者而國朝闕焉是故正德間侍
御成都馬溥然氏瀛海馮時雍氏平陽許鳳翔氏先
後建議焉遂寧陳講氏雲中盧問之氏次第創廟焉
嘉靖初侍御新安方遂宜氏廣廟於臺焉鐘離陳世
輔氏任邱郭圻氏飭廟於郡焉載咨載度式尊式崇

而所以報之者歷百年而始具今歲春侍御張鵬氏按行至郡既謁廟遂及祀事州守黃仕隆具以對乃作而嘆曰夫建廟建祀也今觀是廟巍然大煥然文其理秩然可以祀矣然有樂焉夫祭禮也有禮斯有樂矣未有有儀文而無聲容者蓋非理不足以言序非樂不足以言和故有儀文而後可以周旋有聲容而後可以宣暢上以通神明下以致馨香舍樂奚以哉乃檄仕隆召工製器按八音以爲樂準八佾以爲舞蓋琴瑟笙鏞之屬之必調簫翟冠袍之屬之

必綴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而敬可持矣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蓋始條理之有源終條理之有委律斯協呂斯諧而誠可竭矣既告成事仕隆以復侍御史御告之廟付執事者掌之以供祀既虔既恪乃和乃平而所以報之者越兩朝而始備天子之大禮以成有司之大事以竣於戲休哉夫廟以妥禮以敬也而樂以樂夫祭期其樂也禮行而樂作自洋洋於俎豆曲倡而樂和自雝雝於管絃樂豈非祀所當急者與夫天地大矣匪祀曷欽社稷大矣匪祀曷明伏

義氏大矣匪祀曷仰祀大矣匪樂曷奉侍御因禮以修樂其有心於禽儀獸舞也與仕隆介節判錙鎔屬纊宗記纊宗有感於神之聽之也敬爲之記

卦臺記

胡纊宗

成紀之北約三十里曰三陽川其西北隅有臺焉義皇卦臺處也夫成紀故名地也漢爲郡唐爲州宋爲軍國朝亦爲州然自晉至南北朝與雍州並稱焉隴坻亘於東朱圉雄於西嶓冢屏於前空峒望於後漢起於南渭衍於北乃生羲聖而三陽則渭河納隴河

處也今爲三陽里三陽云者朝陽啟明其臺光瑩太

陽中天其臺宣朗夕陽返照其臺騰射卦臺儼於南

長山負於北龍馬山集於西尉遲峽約於東承渭於

上流以資沃納隴於下流而納污故是臺也前揖卦

山卦山若屏若拱後俯龍馬山龍馬山若圍若犄渭

水環乎其北周道修乎其南而卦臺自西傾南屬岷州

蜿蜒隨渭引漳而來來至三陽川之東南而止於其

將止也突出一小山其出如維即地理家所謂蜂腰然者其止如

峙即地理家所謂山皆大自上視之如綴珠自下視

之如克纒高可若干丈廣可若干畝其巒層起俯視之如臺之出其周壁立仰視之如臺之升故古今謂之卦臺

亦謂之卦爻堡俗訛稱為蝸牛堡

龍馬山自西傾北屬洮州郡邈

邈約渭截隴而來至三陽川之西北而止於既止也

循渭之濱若啟軒開襟約臺然者而臺與龍馬山若

相遠而實不相連也蓋界以渭矣渭水自隴西首陽

縣鳥鼠山東流經襄武獮道冀三縣乃受荆泉諸水

出峽經新陽川

至三陽里

自西循北逕東沿洄臺下其

豁才容其流而兩岸皆濱山其水若為臺環抱然者

前有新陽下城下轍新陽川

見水經俗稱為沿河城蓋在西南

後有

番城

蓋在東北

下轍三陽川故登臺而望之視卦山若却

若顧視龍馬山若抱若倚視渭水若環若帶視新陽

川若吞若吐視三陽川若沉若浮視隴水

俗稱為葫蘆河

引視長山若附故二山一水之間其臺若坐若盤而

義皇觀天察地於此畫卦於此也豈天設此以啟其

神哉抑地因此以兆其靈哉夫豈偶然哉嗟夫岷

一統

志即隴山之南江之源也嶓冢漢之源也鳥鼠渭之

源也河出於崑崙揚於積石洮出於西傾也隴出於

隴首也則西北山水皆自隴而之東南支委繁衍不
有淵源耶是羲皇之所以毓而卦爻之所以畫也郡
人相傳臺有羲皇遺畫著雪卽融今候之無驗蓋居
人見諸田畦界址橫直層列卦山之麓有類於畫雪
將融而形益彰遂指以爲先聖靈跡不知羲皇天生
大聖人也務駭人觀聽而遺是踪示人以黎邱之幻
耶抑豈居人仰瞻聖皇不欲見其遺臺荆棘也互爲
相傳耶然畫不在臺今在冊矣亦不在冊今在人矣

重修秦州衛城樓記

胡纘宗

秦國也漢唐爲郡宋爲軍國朝稽古建制爲秦州爲
秦州衛有城隸於衛衛者衛也州曰牧內也衛曰禦
外也城有門與樓焉創於元逮於國初今若干年矣
嘉靖丁亥掌衛都指揮尹君謨欲重修之不果已丑
尹君復掌衛庚寅復欲修之春正侍御史兩河胡君
臨州旣視城乃進謨語之曰秦名郡也城與樓所以
衛也城不竣奚以武樓不崇奚以威修樓爾分也爾
之武不在是也然亦在是也爾勉之於是尹君欣然
乃取材於中麓假車於上農不閱月取者達運者集

乃咨於州太守王君卿與協心焉乃鳩工於二月初
訖工於三月之季不踰時樓告完矣於是郡之人僉
曰美哉奐哉視昔麗哉衛之人僉曰美哉輪哉視今
壯哉工不煩於郡財不藉於帑不旣難哉乃復於胡
君胡曰其然爾其武哉乃報於都御史劉公乃報於
右叅政范君按察副使許君僉事高君皆許可於是
郡大夫以告纘宗屬之記記曰惟茲樓也奚止麗哉
其惟仰高哉奚止壯哉其惟視遠哉內不有編氓哉
外不有兵旅哉夫秦雍之西鄙也其東南中原也其

西戎狄也苟登城與樓而望焉京國巍巍然河山恢
恢然孰不深羨牆之忱哉俯若戎殆蠶蠟耳我樓旣崇彼
竣彼以我爲金湯矣俯若狄殆蠶蠟耳我樓旣崇彼
以我爲麗譙矣孰不有山立之威虎視之勢哉然秦
之守稱吳璘璘非守干城乎秦之才稱李廣廣非漢
長城乎能師廣而法璘安編氓安兵旅其衛之也又
奚翅百雉與九仞哉故諸氏懷諸葛武侯以德不以
力諸番服郭令公以信不以兵則夫我之所以禦外
捍內者果轉在是哉果轉在是哉請以質於胡君

修秦州西郭城記

胡纘宗

隴以西昔近西戎今戎與狄雖皆遠然狄深入勢亦可突至故諸郡縣無有無城與池者而諸城池無有不高與深者其或城夷池湮亦民安於承平而吏習於因循耳庚子之秋北狄勢熾秦隴之間邊檄遞馳虜若卽日至者秦父老曰吾秦昔警於戎今警於狄非城與池曷倚然州人不下萬衛人亦不下萬勢不皆居是城也而州人居西郭者倍於城蓋築西郭城是冬總督司馬劉公逐狄北去恐復入也以隴西郡

縣城當培池當浚也特奏允之下有司凡邊檄城池咸加高深焉乃先後勅憲副韓君朱君督其事故隴西郡縣城池咸加培浚焉辛丑之春虜忽寇蘭州西郭被掠秦隴之間戒嚴勅使朱君曰蘭西郭故城也然蘭之人不下萬藩衛之人錯居者倍於州曷築西郭城乃並秦西郭白之當路曰凡縣之郭之城不可無築也凡州之郭之城不可無築也諸當路咸以爲宜城乃檄下吾郡郡大夫李侯曰是吾之責也尤吾今日所宜急也乃下令西郭之居民量其力而築之

西郭之民久不見兵革也曰郭何必城久不聞夷虜也曰郭何爲城始則譁繼猶疑已將從終乃定夫修若墉衛若珉何爲譁外虜吾當備內寇吾當禦何爲疑因民之力而力乎民何弗從雖爲國實爲民也何弗定乃興工於壬寅之夏訖工於今歲之春初告之神而諭之衆也曰是郭也北負山宜屏南俯水宜障東瀕溪流斷崖宜隄西距河洮路宜限於是郭人晨起孳孳暮歸粟粟倡者諄諄和者坎坎老者勞勞少者僕僕經始兢兢垂成屬屬而侯日監臨焉逾月西

城成遠眺之與天水湖若相拒不三月北城成仰視之與天靖山若相抗然又不三月南城成又不逾月東城成近閱之與藉水與魯谷水若相據然下闢四門上創四樓皆壯麗也而西郭城與州衛城並稱矣於是勅使朱君環城而視之曰秦民不有倚哉顧侯曰子之力也侯謝不敏分守少叅高君分巡憲僉孟君環城而視之曰秦民今得樓息矣顧侯曰子之力也侯謝不敏郡中諸大夫士與諸父老環城而視之曰吾今而後不虞外侮矣虜警雖急吾得帖然安矣

詣侯曰凡墜皆舉莫非功也是功爲大凡憊皆濟莫非惠也是惠爲遠州人敢忘侯耶侯謝不敏於是郡齋其巔末乃復直指伊君伊君曰秦郡故翊隴西郭今翊秦矣乃復於中丞路公路公曰秦有西郭隴有西壘矣乃復於總制楊公楊公曰秦與蘭今有西郭矣諸大夫士及諸父老過予而屬之記曰西郭之築子嘗謂不可緩也今築且完矣子盍記之予乃述其概爲侯記之而屬之郭人勒之石以垂之後侯之政績不與西郭同不朽耶是不可不記也

重修秦州城記

胡纘宗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與池亦險也關隴西北迫近羌戎城與池所當設者秦邑有城自金及元矣國朝成化癸巳虜深入巡撫都御史馬公文昇劄令修之未厚也宏治己丑邊警總制尚書楊公一清劄令葺之未高深也君子曰豫也嘉靖壬寅虜犯塞總督尚書劉公天和擊之虜敗去乃奏列城欲高深之旣得請特勅按察副使督之乃劄令諸郡邑高深之咸如奏君子曰盡豫之道也暨辛丑邑令陳侯檄典

膳麟時秀訓述元甫宗仁分工築之浚之陳尋去四
工起邑丁若干人高深之咸如劄於是東南元甫西
南麟東北宗仁西北時秀鷄鳴趣工鷄栖罷工壯者
杵少者夔掘者錯運者登高官臨之甲監之登登之
聲相和勃勃之色相先而卿大夫士有攜酒肴慰勞
者未逾歲城裒然厚池畫然圻矣比見各丁於城將
半日懃懃然曾無告勞者於工將訖日懇懇焉曾無
告疲者而二典膳以裕稱二訓述以毅稱道路籍籍
也緼署邑經歷希顏至卯出酉入督東北城尤力蓋

東加三之二南加五之半西加五之二北加四之三
城高三丈有五尺厚二丈有三尺池深三丈有三尺
鞏臨郡邑皆築皆浚也率多補葺之爾吾邑加厚與
高與深若另修一城然者故見者曰是城何堅邪丁
曰土厚爾曰是城何嚴邪丁曰力專爾蓋訓述典膳
日僕僕督之咸如檄鄉大夫士所目覩也是城也起
工於辛丑春未訖工於壬寅秋初工將成次及二月
城將起而四城樓未創也按察君亟欲報完而不知
吾邑工加於他城池數倍乃禮獎曾未刻工之幕史

以文幣遂報完而希顏元甫宗仁麟時秀曾無尺帛
 之勞聞者訝之始諸君先後捧勅於蘭駐節於蘭而
 諸城之力弗力弗堅高弗高深弗深皆未目擊心惟
 若日憑几以待報焉爾然遂遷於戲此豈獨修城然
 哉既邑令楊侯至嘉靖丙午且督且甄甃日門以石如盤
 壘以磚如蓋而門屹然矣肆署邑判官信至乃助乃
 促憊四樓以脊若衡端以獸若螭而城翼然矣元甫
 督北門及樓曰凭隴曰斗共宗仁督南門及樓曰濱
 渭曰龍翔暈飛鱗次條翩翩雄於隣邑城次第將完

也若勾楹之星列角樓之峰峙揲鋪之臺布城扉之
 銀鋪檻垣之壁粲橋紐之虹垂其惟邑侯古城君落
 成焉然亦既籌畫矣嗟夫莫不曰禦武在城愚則曰
 在人蓋城之堅孰若人之堅莫不曰在人愚則曰在
 人之心蓋人之固孰若人心之固城高矣而人不力
 如守何人衆矣而心不一如戰何敢告之西北設險
 以守郡邑者

秦邑科第題名記

胡纘宗

古鄉舉里選今鄉亦選舉古選舉以德行今選舉以

文或以地古以德行故多賢良方正今以文雖多向慕古博學閎辭然德衰行微舉世尚文遂至文日盛辭日糜而才不古若矣夫養士於校而舉之進之出於科大都爲君也爲民也孰不知事君而立朝者不皆臯夔稷契孰不知治民而蒞政者不皆龔黃卓魯然舉之進之以文用之以德苟不以天視君子視民而徒華以文學文以政事欲其立朝德如文翁才如敬輿不可得也舉之進之何爲哉秦選舉宋以前俱列之州及秦左右鉅邑矣邑中所考知者惟唐貞孝

權公祖孫焉爾權雖系畧陽然其家去秦三十里貞孝公以卓行表帥一代謂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而大奎中書復世其家此豈不足以垂勸百世哉若李太守伯都武都之頌銘石不磨權尚書平章之勲鳴世莫及聞望至今赫赫出科第上亦非易得者是故吾邑科第士其惟貞孝公是師才德士其惟文公是法斯不足光前裕後也與苟以一第自矜不復問學以一官自顯不復治行視國家舉之進之之意亦或少違則非纘宗之所知也纘宗與應乾登進士若干

年矣邑中學子亦多英雋近與府州媲美矣諸士子勉哉茲疏其名而揭之黌宮之壁蓋原其所由始而要其所克終耳誠於權先生父子世濟美焉於鄉閭不增重耶令尹楊侯曰是所以垂勸也秦科第今方盛諸才士豈不知興起也哉

秦邑貢生題名記

胡纘宗

國家於科第外復命郡縣於所養士以次歲貢之禮部禮部統進之天子天子廷試之乃入太學蓋恐所舉不盡夫所養所業不盡夫所學乃令卒業以要其

成而措諸用爾夫學校養之郡縣貢之國子成之待之者厚矣士將何以報稱之哉考之天順成化間天下所貢士尚多強仕之年而吾邑半多州守縣令亦或有治績正德以來輸邊之例頻開糜爵之途肆出而所貢士多垂白者矣當路見其年若是也不畀郡幕卽授縣佐間拜縣尹不復銓州守矣所貢士亦往往乞學職邊秩以卒歲而貢且不吏胥若也是豈國家養士之初意哉然計偕而入仕也苟不以年自棄不以不出科第自畫於郡爲佐於縣爲正盡吾所學

酬吾所養準古而範今未必不可稱良而今不多見焉時耶人耶抑何可盡歸之輸邊糜爵然也夫於仕稱良則於養稱善於貢稱美鄉不爲無人而國不爲無士矣否則債若所事不足以言仕而負若所學矣足以言士哉若吾道先進諸君子良於仕者固多其人芳聲偉績後學所當觀法不良於仕者未必無其人名勝才勝後學亦得指而擬之也傳不云鄒魯多君子燕趙多感慨士邑侯楊子曰徵之國初秦不多才士耶

清水縣修學記

胡纘宗

事有終則立功無墮則建故爲山九仞終虧一篑將往乎抑止乎其孔廟偉然矣而有不盡肅然者其學煥然矣而有不盡秩然者前鄧尹改作之今朱尹落成之苟計先後分爾女而不以爲急則少有曷完富有曷美鄧尹之美曷襲朱尹之善曷彰乎蓋學不遷其不善曷知去學不完其善曷知盡鄧尹惓惓於其始朱尹兢兢於其終有司之分盡斯文之責塞其知所重也夫其知所重也夫乃自嘉靖乙巳之春而至

丙午之夏其諸廟垣學舍綽楔重楷丹漆金碧罔不完美而清邑之泮宮一簣不爽九仞克臻褻然爲隴西冠不風動傍邑也哉夫天下庠序輸與者固多然傾圮者亦不少蓋有憚改者有杜嫌者夫學且不治况敷政乎况宣教乎若鄧朱二令尹庶幾知所務矣故清邑之士之感之也繼自今清邑諸士登其廟不徒見臺殿之雄麗苟於室家之好百官之富而能窺焉則所見庶幾乎子貢而性與天道或可得而聞也否則望望而立愈近而愈遠牆高數仞肩且不及况

入門耶入其學不徒見堂階之壯偉苟於文行忠信之教詩書六藝之學而能受焉則所見庶幾乎子夏子游而文章可得而聞也否則訑訑然而居愈親而愈踈其簾遠地堂且不升况入室乎是在清邑諸士自強焉耳夫豈徒觀美已耶泮宮成清邑諸士暨鳩工義民長春請勒之石以詔後學重以朱尹之躬求任文學與之申悃乃不揣敬爲之述而係之銘銘曰學初負郭豈沿寥廓移就城隅乃歸築護厥基面陽重闔阿閣趙姜執經蘇湖鳴鐸嚮豈不明衢強黷弱

代亦有才發微儲薄令尹咨求柱史規度爰得祇園
仰瞻冥漠崇正升邪亦孔之炤湯峪遠環天橋少却
蔭箕面辰后巖前壑小隴逶迤西邽磅礴聖域高堅
心齋博約詩書咏歌門牆振作芹池有嚴鱣堂假樂
潢潦無汗鳳麟有托出谷春鶯凌空秋鶚三千允哉
千秋磐若

清水縣遷學記

胡纘宗

莫重於學校也故諸郡縣凡營建必先庠序焉莫切
於人材也故諸守令凡振作必首賢良焉天水之清

邑其學當縣北隅惟縣揖山而負水故學前昂而後
下每雨水輒丙流不厲則揭諸當路每謁孔廟臨學
咸以爲宜遷故議遷屢矣以弗獲地弗果鄧尹鏗尹
清邑三祀矣每謁孔廟臨學必以遷議以弗得地亦
弗果邑故有寺當縣南隅歲庚子有言以學地易費
寺地易學者衆歸之蓋學近市寺近麓爾鄧尹遂以
其故帥師弟子請於巡按侍御恒齋顧君顧君曰善
乃偕分守少叅范君分巡僉憲江君躬至所議地度
之立其上高而明行其中廣而大曰是善矣夫舍卑

下進高明出狹隘居廣大是所謂去其不善而就其善也况屏邪而歸正是宜遷明年工且興乃因秦郡劉侯前侍御尚義復請於巡按侍御沃州呂君呂君曰善故地陋新地臧是宜遷乃二月之吉鄧尹募工貨財鳩丁闢地托之耆民倫移釋廬於郭貿學地於市撒而新之會關西叅議潘君經縣因請祝焉工旣半復請於巡按侍御節菴陳君陳君曰善乃偕分巡僉憲孟君咸督其成曰不及見故學今學佳矣不必問故地今地良矣是宜遷適李學諭遷任以來鄧尹

以政成遷同州守以去咸促其成曰非欲華歆完而美非欲速欲不墮故自辛丑之春徂夏孔廟之殿與廡與門及庖與庫成自秋徂冬學之堂與齋與序與門及廡成今歲之春徂夏亭與祠與閣及廡與綽楔成而師弟子週迴其間曰何高且明也巍巍然麗豁然朗矣何廣且大也蓋瑰然壯廓然宏矣旣江尹潮來循學而視之曰是地也昔蔽於禪林今闡於泮水遷且遲矣乃落成之乃以改置告之節菴子謂予曰清邑新學美哉與哉隴西文獻攸繫也子盍記之姜

尹乃屬李文學暨諸生過予野屬之記予惟學校之修廢是在有司而人材之隆替則在諸士子嗣是而不令廢其惟縣尹嗣是而必期其隆其惟諸士子諸士子勉哉聞之顧君曰懷寧遷學而懷盛鄱陽改書院而鄱興諸士子勉哉故肆其中而極高明焉中庸斯道也致廣大焉精微斯盡也諸士子固不習於陋矣將不鼎新以尊吾性耶已不安於蔽矣將不襲美以道吾學耶故及其至也動必體乎乾斯高明矣靜必體乎坤斯廣大矣乃復於巡按侍御山泉伊君曰

宇旣竣地復華有司之學新矣行師周文師孔爾諸士子之學新矣爾諸士子其勿忽於斯學而畧於斯記

紙坊建行臺記

胡纘宗

惟柱下御史巡按於諸郡縣諸郡縣乃建御史行臺叅政或叅議分守憲僉分巡於諸郡縣諸郡縣乃建布政按察分司蓋行臺分司皆備以駐節間有郡縣程不能一日至者於其中道必建行館亦備以弭節然駐節則侍御觀風叅知敷政憲僉提刑弭節則侍

御采訪叅知憲僉諮詢而臺與司不徒建也隴西屬邑禮成和之間程非一日每於禮邑府城鎮暫止之乃或俯郵舍或就民舍郵舍陋民舍褻上何以蒞下何以承弗便有年矣嘉靖甲辰叅知高君白之侍御朱君乃下禮邑度其處云禮之紙坊可乃屬禮邑高君光於其坊建侍御行臺一乙巳之初高尹發所請贖金若干鎰鳩工及丁代木及石質坊中隙地分建之中建行臺其堂偉如其退省堂泐如其內外左右序翼如其重門凜如其左建布政分司其堂其退省堂

其內外左右序其門咸如行臺而麗次之右建按察分司其堂其退省堂其內外左右序其門嚴肅咸相若起工於若年首夏訖工於今歲暮春不數月諸行館成而叅知君因屬李節推惠酌諸使節自成臨若坊者供仍屬成自西和臨若坊者供仍屬禮自平落臨若坊者供仍屬若驛蓋坊東七十里爲成西百有一十里爲西和南百有里爲平落乃著爲規高尹落成之乃具以復於叅知高君憲僉賈君咸曰可弭節哉轉以復於侍御張君亦曰可埋輪哉蓋自是諸侍

御若止於其臺若少暇也豈不思所以持綱執憲者
務求光明正大而監察之下吏不歸於正民不歸於
厚哉豈徒觀美已哉諸叅知君止於其處抑豈不思
所以屏翰者而甸宣之非公莫秉也諸憲僉君止於
其處抑豈不思所以貞肅者而廉訪之非明莫察也
吏不服其貞民不服其平哉豈獨止息已哉高子謙
尹禮以禮教以德化循良之政不一而建是臺之完
美其一也以予於嘉州有一日之雅屬予記予嘉其
作之之省建之之速原其始末記之俾勒之石以告

夫嗣是宰禮者俾勿墮

重修分司署記

明 伍 福

聖朝稽古建官內而京都置都察院持國家風紀曰
內臺外而方藩置按察司綱紀四方之治曰外臺是
皆寄之以繩糾激揚之任然按察使總其政令副使
僉事則分道巡行故諸郡邑又建分司以爲駐節之
所而巡撫都憲巡接待御循行亦於是乎寓則又曰
行臺於以臨蒞庶官齊肅庶事蓋必有深嚴崇大之
規辟堂廉而辨等威豈徒爲觀美設耶秦州古成紀

自周封非子於斯歷代號稱雄鎮今隸隴右道舊建分司東城外洪武歷今百有餘年日就頽圯成化初陝西按察副使王君朝選分憲於茲嘆其戾止匪宜廉得城州曠地於州治西厥位面陽爽塏衡緒惟稱遂白中丞馬公俾改作之王君遂以秦州衛指揮吳鍾鞏昌府推官梅茂分董其役經始於是年秋孟至冬訖工中爲澄清堂三鉅楹崇三尺深稱之廣崇之二堂後爲燕寢五鉅楹崇深堂二尺有咫重門俯於通衢堂前翼以兩榮寢左右復構庖滷公牘之室各

三皆碩才良甃周以塗暨渙以粉堊堦墀甃而整潔繚垣圻以穹嚴輪渙一新甲於諸郡皆君經畫之素民不知勞則不知費蓋將致嚴於職守昭布於臺綱視前之僻陋不侔矣嗚呼行臺之制旣備君子居之容可苟安乎故夫斯民有蠹焉吾祛之斯民有奸焉吾斥之民罹非災吾拯之民蹈非罪吾恤之人材未興何以成之兵備未修何以精之寇戎侵暴何以弭之囂訟繁滋何以息之厚典庸以厲澆俗舉墜典以振頽風事有當行雖險不避必使陽春不間於風霜

之地炎暑有藉乎冰玉之府則身正臺端居之無愧
苟濟私凌物其來也人輕之其去也人議之高而身
危烏在其能繩糾激揚哉余按節於斯觀其式制軒
豁如吾王君之爲人重以父老之請故樂記其事俾
刻石以壽將來

分守道題名記

明 康 海

國家以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設左右布政使以掌其
政令而又恐其未足以偏乃設分司叅政泊叅議分
守焉關中地廣民庶分司其直西爲隴右道凡民人

錢穀與大政號令胥稟於道而後行故政之不良教
之未洽民人之未安錢穀之虧溢布政不與曰此責
任分守者故分守得人則一方被其福非人則一方
值其咎此猶以常地言也而是地當西北諸邊之要
害氏戎回紇犬牙相尚加以地寒而收薄稍被旱乾
則終歲不毛大豐之年僅一登而止而轉輸之苦租
庸之索與夫婚喪俯仰之資皆搜乎是大家世族尚
求足於芻牧田獵之外其窮民索毛織芻役於富人
男女終歲勤苦無少休息猶身無完衣腹無克食非

上之人有以矜恤於其間則舉天下之民未有苦於是地者矣山陰成公質夫前以御史按治斯地抗忤權貴被謫者幾年值今上嗣統用當道論薦陟左叅政分守於此訪察民隱綜核吏治凜然昔時丰采不二載吏就典列百姓以安貧者舒困者起和氣所萃歲亦屢登於是於暇日考其故所分守諸公名姓幡然興感曰夫前者後之軌也後者前之視也前有善後則因而率之有不善後則懲而易之今不載述於堅石何以勸戒於後來故以書徵記於予然成公之意正我國家建置之意予不敢贅爲他辭但取民之疾苦爲告語之俾刻爲分司題名記後之君子觀其人之賢否訪其政之得失則所以自勵於心而中行其志必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是非成公勗之哉

重修廳事記

明周洪謨

聖朝統馭寰宇百有餘年天下郡邑廳事未免滋年脫遇良有司重葺易齋爲良易塩爲堅亦有損漏不可居而稽楮以托息者矣夫其聽治之位尚不能理而况廢政廢事乎秦州左汧隴右洮岷與羌戎接壤

亦用武之地由國初至今其廳事亦累見葺然皆苟
簡僅蔽風雨未有如今日州守傅侯籛之重修者也
始侯至見其凋敝每雨過則漏如注而亡房案牘有
泮爛者侯乃鳩哲匠市良材擲其舊而一新之爲棟
者六高四仞廣八尋輪二丈四尺左爲吏目廳右爲
廣豐庫其後爲退省堂其前左右爲六房案牘之所
弁田廊迤邐於門者凡四十有九間外爲重門內環
造官廨吏舍經始於成化十二年秋七月而落成於
冬十有二月構者堅覆者密甃者平杆者麗較諸他

郡所建皆莫之及抑豈廳事爲然凡學校殿廡社稷
風雲雷雨山川厲祭之壇以及陰陽醫學郵傳里塾
城池杠梁靡不以次而葺抑不特營繕爲然其治民
也嚴以禁令導以禮義除淫祀以正人心戒遊食以
重農務盜賊必祛孤寡必恤冤抑必伸侯可謂豈弟
君子而有猷有爲有守者矣是州同知予鄉友張君
琰備書其政以寓之予而屬爲廳記侯宜陽人舉進
士爲御史調宰同官而進今秩予旣爲識其工役大
畧并次其政績搜槩使筆之石以告後之相繼者

重修廟學記

明王九思

秦州古天水郡在鞏昌府東山林深阻原阜重複山有蟠冢隴首金門之秀水有漢漾渭藉之美含靈孕粹卽物產之盛亦異他郡至於人物所鍾尤爲迥絕有若義皇軒帝之聖李廣趙充國劉琦之武李陵趙壹權德輿之文閆溫張邦憲之烈楊公則權臯之節至於明興益彬彬焉科甲之英肩相摩踵相接也然學校之教蓋有不容誣者嘉靖辛卯鞏昌同知李侯暹來攝州事是時州學歲久傾圮州守王卿雖嘗營焉未竟而去侯於是請諸中丞直指及藩臬分憲悉與報可乃卜日興事工良吏能民願展力材木諸費帑金不足咸由區畫工始於是歲夏四月中旬越七月終而工完於是先師聖廟門廡輪奐一新觀者改容又學宮諸弟子講堂齋舍亦皆葺治神棲攸寧弦歌載聞士民胥慶侯心允若已而嘆曰古之君子有興作於其墜者必有紀述以係歲月若黃州之竹樓滁州之醉翁亭然皆一人之私也今茲之役國家治化之所關監牧政令之所出一財一力盡出於正而

纖私罔及焉此則天下之公也遲乃走使鄠杜告諸
九思曰願文以勒諸碑用告來者余聞而歎曰世之
爲郡縣者卽其所治若政事堂廨巖牆老木朝夕壓
覆及軀命矣避奸習情往往不以爲意况廟學不爲
者乎又况非其所治而攝焉者乎李侯於是過人遠
矣侯在隴州多善政予嘗具述焉今其碑巍然在也
故於此不讓而爲之辭侯名暹字德進太名滑人由
鄉進士知曲沃擢守隴州薦轉今職云銘曰維茲古
郡義臺攸存啟秘闡畫大道之原山川鍾靈俊傑荐
生靡古靡今烈烈轟轟爰建廟學尊聖毓秀歷歲孔
長旣頽且陋來守者誰靡或肯構我峩李侯王畿之
英攝政於斯憂心罔寧罔寧奈何乃新孔廟乃新門
廡乃興學校學校載興山川增耀髦士斯奮有德有
造克忠克孝維先哲是倣君子曰噫伊誰之功不有
李侯道何以崇是用勒銘以譽永久

門尚書祠堂記

明 李東陽

鞏昌之秦州有門克新者洪武初爲禮部尚書卒於
官返葬於秦成化己丑今右僉都御史秦公紘來知

秦州乃建祠於學宮之前修祀事越數年前監院御史薊溪傅君鼎實守茲郡崇飭垣宇暨凡所以供祀事者刑部主事張君銳國子生馬瑞皆秦人也請余記之謹按大明一統志公起儒士爲州儒訓導遷左春坊左贊善擢禮部尚書又聞張刑部言公在太祖皇帝時嘗奉命爲長江萬里圖記殊見眷賞其卒也上新御翰墨遣中官諭祭其家唯高皇帝之聖神睿哲攬天下豪傑材智之士甄擇而用之雖寸長片善不得以遺於世而其進退黜陟尤有非庸人所能測識者公則起儒學登台輔得千載一時之遇非其材器足任於用惡可以倖致哉愚也後生寡識不能考見故老之德然於諭祭之辭亦可以伏睹聖意於萬一矣門公雖以仕顯而功業未著以沒鄉里之祀誠有不可得而闕也秦公之貽謀傳公之舉墜其鄉士大夫爲之左右相助以美其美皆可書也故記之

分巡李君祠記

明張潛

正德戊辰巴蜀寇起滋蔓橫肆至厘制帥徂征轉戰無寧日辛未之秋入關南犯隴右荼掠徽成而去明

年燕山李公以按察僉事巡隴右下車之日先務撫輯聞寇且再至憮然曰是惟文詔弗率武競罔奏昔嬰齊伐莒莒潰春秋責其忘本輕動前日之所以蒙禍者夫猶是也卽馳至徽州輯民人明伍埃嚴保聚甫修於內寇已掠江油至昭化烽大接境公施正運竒定犄鹿之勢分兵五營列戍曰水江首尾聯絡復自度兵寡多設疑要津之地度三常山下瞰百里廣寇將據之令指揮尹謨築壘於上寇果至愕然失色相戒無易隴右乃退掠畧陽公復提兵金竹壩以蹙

之寇遂奔巴蜀蓋自是奪氣次第就擒巴蜀之成功實有以矢之寇初入徽城甚慘及聞復至徽之人尤以爲急公從容經畫不血一刃不失一鏃以安秦隴遂至滅寇以定巴蜀以綏海宇偉矣哉徽人思前日之急恃公無恐至於今是賴將祠以事公公以爲戚晉諸吏諭之曰是惟吾職惟吏民宣力吾無功其何以祠之謂父老曰吾所以奉聖天子明命以臨汝者凡以爲汝也奚德於茲而顧欲祠之無乃不可乎揖士大夫曰平生所學慄慄恐負尚有規箴以資不逮

若以保民烏可勤民敬辭謝於是徽人不得以申其志而制帥御史大夫彭公張公巡撫中丞藍公巡按御史成公馬公相繼薦公於朝言可屬天下大事故典監司巡期得代獨留公以撫輯再逾期焉甲戌遷拜副使整飭洮岷兵備幾五載望日益隆徽人計公當入拜乃建祠於學宮之次肖像於堂以春秋仲月祀公公不能禁頃者御史羅公按徽州父老遽馬呈狀言公之功及所以祀公者羅公稱嘆曰士當如此矣父老馳請記其事於予使壽之石嗟夫公雅度輕

裘坐嘯於兵革之地指顧之頃挈水火之民措諸衽席之上度其功業在西秦在天下在萬世大書以詔來裔奚以祠祀一州爲重哉然徽人之心不如是則深以爲歉然也且徽人之有生安爾室廬長爾子孫誠公之所賜是公之恩洽於其心逮於其妻孥衍於其後裔之人矣其心之所感者宜何如耶是故其所欲爲者出於自然有非形勢之所可奪者祀典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茲役也先王報功之制也人之所不得忘者也

重修秦州城垣記

國朝 宋 琬

隴以西爲州者五惟秦爲最鉅官之所蒞爲衛城環郭而城者有四睥睨相屬如聯珠南通巴夔北控朝那東則關山峻險此爲上游轅蹄絡繹冠蓋接武西則燉煌大夏張掖述職修貢織皮琛玉之使歲無虛日故其規模濶壯麗譙雉魯之雄非他郡所敢校陽九以來生齒凋耗哀我黔黎鑿山穴谷麋鹿散而熊虎鄰也順治甲午六月乙未坤維失馭陽驕陰奮載震載崩邠夷淵實氓居蕩圮覆壓萬計屹屹堅壘壞

爲平壤三版靡存跋羊可越考之前代書契所載災異之徵未有甚於茲土者也余小子躬率吏民素服郊哭遍禱羣望旁行原隰飛鴻爰集百堵斯作但城罔遺堞疆圉是憂夙夜徬徨當餐廢箸或曰楨幹之需鄉遂是徵徒輦之役邱甸是問鈎金束矢之入可以庀材木焉子大夫下尺一以令國人其誰敢不從余曰吾聞之也國有太禘咎在邦伯是以澤中之謠子哲興刺城築不以其時則春秋書之今天方降威俾我民不康厥居余小子省愆忝往災患之不恤而

興土工以召怨余則曷敢爰出匪頒之賜購杞梓於岷山已而遣健足括故園困廩以益之於是秦人乃謹知其非厲已也勝衣之男咕嗶之士連肩跣踊負簣而趨郡守姜君身自編於畚鍤之間量廣狹準尋尺眎其勤窳而先後之縮版旣興憑憑登登曾未期月而厥工告成太子太保總制尚書金公憑式天水顧而嘉之卽日拜疏列狀以請

詔增僉事臣琬秩一級賜蟒服知州臣光胤予紀錄嗚呼余於是而知

朝廷激勸之典與秦人風義之盛也夫詩雅所稱元黃朱芾之錫惟功德之顯燦者當之今微末小臣以區區版築之勞蒙天子之錫賚恩至渥也然小臣何功之有亦惟是父老子弟執功而急社稷之務故得藉手成事以免復隍之虞君子謂是役也庶幾有小戎袍澤之遺義焉語曰十人樹楊一人拔之此言成功之難今秦之爲秦其城郭峙如也其樓觀翬如也其館解翼如也其壇壝亭郭巍如也烟火萬家鳴吠之聲相聞也皇華之使攬轡而至止幾以爲未始有

災焉而不知余與姜君躬丁大厄筆路襁褓呼號於
荆榛瓦礫之場者秦之人實耳目焉後之君子念前
人音羽之勞軫兆姓阡危之苦御之以恕載之以寬
爲保障勿爲繭絲爲韋珮勿爲束濕二三子遺庶有
賴焉而不然者雖金城湯池安知不鑿山穴谷相率
而去我也世不乏尹鐸召信臣其人因記城工之始
末而並致相勗之意如此

湯牧義學記

王 暮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造士之
法至詳且密也漢唐以來天下郡邑皆置學校官日
月刮磨以成其材非不彬彬可觀而絃歌之聲未徹
於閭閻詩書之澤不及於草莽其去黨庠術序之風
已遠矣我

皇上崇重儒術樂育英才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示學宮永昭法守海內之士羣然
向化卽棧樸菁莪何以過此然而槐宮泮水之旁臯
比絳帳之側其捧袂懷經揖讓進退於其間者非博
士弟子員未敢前而請業也若夫荒郊陋巷子弟之

秀者類不乏人而或混跡闐闐負耒先疇耳不聞鐘鼓之音目不睹典籍之富至於槁項黃馘不能奮自振拔良可惜也夫豫章之目不裁之以繩墨則不能中棟梁荆山之璞不加以磨礪則不能成圭瓚膠庠之士繩墨磨礪之所及者也里巷之子繩墨磨礪之所不及者也而欲養成天下之材豫備王國之選則義學之設其爲功於學校者豈淺鮮哉秦州爲隴西大邑水泉清美卉木叢蒼州人附山而居者且耕且讀於其中姚江湯君來守是州廉靜寬仁州人愛

之而於延覽士類作養人才尤致意焉旣興學宮復立義學者九在邑曰官城在鄉東曰社樹鎮街子鎮馬跑泉西曰關子鎮三十里鎮南曰白家集北曰石佛鎮第八河沿河城闢其庭宇厚其餼修又置田疇爲永久計擇諸生之文行優者爲之師以朝夕課訓於其中於是州人子弟之秀者未列黌宮先遜於義學焉辛丑秋余校士秦州入彀者凡三十有六而義學中之與選者濟濟焉非湯君變化之力耶昔文翁治蜀立學於成都市而吏民爭趨考亭知南康軍修

鹿洞遺址而學規以立爲民司牧振興文教古所尚也况天水湖邊麥積山下代有偉人得賢者而教育之吾知人文蔚起旣足以光右文之治而西京造士之化庶幾復見於今茲云爾

禮縣義學記

劉方藹

書言惟教學半各盡其半而後相與以訖於有成故德成而教尊聖人之教兼文行後世流及衰微而教者率者一趨於文其皆沿周末之失與周初以前唐虞夏商文實兼行如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湯懋昭

文王不已孔子在茲皆喪乎德行以爲之文至於析文行而岐之聖人不能挽而復古惟爲之區其後先輕重使教不衰微學不膚末以爲人心風俗之防焉已矣秦州禮縣方嘉發爲人古質由廣東進士官斯邑首勸義學出所學以教多士諸生之列高等與夫應童子試而補學官子弟者率不出其所教而爲前此所未有方令色喜以爲教其有效乎多士亦從而功之謂非縣父母之善教不及此焉以爲感予謂縣令之可喜多士之可感有更大於此更重於此者此

直敦學中半之半耳而卽於半之半求半之全由文趨行由士及民由養興教永圖之巽入之漸被之上焉身禮教於官師下焉風禮治於士民而禮縣於盛世爲不虛名吾不知喜與感者更當何如其將自茲蒸乂而各有以自喻乎

重修至聖廟記

牛運震

惟天生大聖孔子經緯制作與世無極帝王右享典祀匪懈自京畿州郡縣衛大小內外莫不虔事以堂以室悉饗悉當禮縣舊領秦州之一大鎮所也勅縣

之初廟舊在錦屏山之麓順治中改卜於縣西廟嗣復遷於所城東北街素王之宮乃有定宅然而廊廡湫隘椽桷頗侈殆不足以安靈揭歲久日深風雨岌岌又動盪之諸蒞斯土者瞻拜宮牆每爲浩歎事惟因陋人難慮始自禮有廟迄今七八十年蓋未有慨然發憤更鑄新宮以發皇聖教於無量者也江南程侯乾隆元年來旣謁糾禮之縉紳士大夫而謂之曰孔子廟在州與社稷埒今禮廟若此余有司及諸大夫之恥也俱孔子裔屬有弗聖弗崇縣何以爲禮且

朝廷尊揚聖教之厚極禮雖邊邑安得獨闕廢於是禮之紳士吏民人等咸翕然一辭樂間其興也捐輸金資勸登工力採石於鐵峽選材於岷嶺鳩工於乾隆四年夏四月落成於五年春三月自崇聖祠大成殿兩廡戟門奎文閣櫺星門以及名宦鄉賢祠宇之屬靡不規制整齊燦然更新此皆程侯倡率督勸而禮邑士大夫趨德慕義左右効命之力也予孔子之國人也生長近先聖里君甚幸誦其書習其車服禮器甚親且久竊見大道昌明至教洋溢天下邊陲荒遠

之邑皆有孔子廟誦法孔子而爲長吏者皆宜有以虔厥報於本源而大振其文教然而簿領秦安於茲載局促職守病且未能乃程侯獨能勤思於斯文根本之地動發財物爲禮邑煥炳其文德永永勿替不亦昌乎自茲以往惟爾禮士仁讓蒸蒸含真躍采以講進於德行道藝之士爲

盛世禮樂名區孰非程侯力哉然亦賴乎禮士大夫砥礪以有成也予嘗以公赴禮陪程侯謁於斯廟瞻其闕廟宇而爲是言

重修杜少陵祠堂記

牛運震

栗亭川拾遺祠者明御史潘公創建以祀唐詩人杜少陵子美者也昔唐中葉帝京陵夷垣臣解散子美亦不寧厥居顧乃棄官挈家蓬行繭步間關秦隴崎嶇蜀道今之栗亭川者實惟有唐同谷之故界子美歷秦竄蜀擾壤艱難風塵之際蓋嘗淹處喘憇於茲短衣山雪亂髮天風負薪拾稼號饑呻寒文士窮愁莫此爲烈然而悲慨時事吟咏孤懷傷中原板蕩盜賊縱橫欲歸不得瞻顧宗國惻戀兄弟憂在君父忘

身賤貧國風周京之思小雅黃鳥之嘆千載同聲其可傷懷永慕者矣古來畸人騷侶中有不能自已於人倫世道之隱於以頓挫四時激昂風物旣已舒幽寫鬱矣後之人覽其作悲其志因思追表其遺節苟其室廬壤土樹木猶有十一存者固將寶重愛惜高望遐想溯其所以興懷未嘗不低徊三致意焉雖壇社而尸祝之誠非過也矧如子美之激騷揚雅出於忠愛貞義之至性足以興起百代者哉嘗試周覽斯川之體勢翠岫迴環平田廣敞秋沼雙清沃泉可稻

凡所謂竹木薯蕷之屬靡不繁衍周市其中維子美之詩於今可徵也竊意子美有靈千載後猶思樂此地將以星月雲霧之境爰彼去國喪家之神俾世之樵牧咸知尊禮賢者之舊迹亦與東柯浣花瀼水諸草堂標韻流徽不以興壞之勝慨人倫之茂軌乎然則潘公之爲是祠以存子美於栗亭也可謂無闕世教者哉

重修伏羲廟記

李 鉉

惟自古列聖與天俱存而開天明道帝庖犧氏實作

之首帝誕於成紀成紀今秦州也州西郭故有帝廟別爲城名伏羲城乾隆二年鉉來守茲土謁廟畢週步四面見基址之濶遠儀制之崇隆可稱奕奕顧前後兩序傾圯無餘而後殿更爲頽損環視之下良用悚然夷考伏羲廟志中爲正殿七楹榜曰先天後爲退殿五楹榜曰太極前後東西皆爲序共廿楹前爲儀門扁曰文祖又前爲門三楹扁曰與天地準太極殿後爲亭題曰見易前有池乘以橋亭先天殿前爲露臺臺下左右有碑皆覆以亭門之外建一綽楔榜

曰太昊宮門之東西建二綽楔榜曰繼天立極曰開物成務其志作於明正德間今証以目前規模雖具後院東西序僅存六楹若殿後諸池亭暨門外東面一綽楔竟畧無存者豈二三百年滄桑變易而後來者不能追復歟抑日侵月蝨以至於如此也鉉考証旣悉悚惕彌深竊意杳無遺跡者固未易驟復而當前具在者又烏忍聽其再廢爰於四年六月潔捐薄俸鳩工庀材嗣州人亦有助之者委別駕吳三煜叅軍鄭重偕州紳士鄉耆數人敦其事圮者建之損者葺之易之以棟梁新之以丹雘迄十月而工告成崇垣甬道碧瓦朱甍秩然煥然庶足以安聖靈而明祀事歟夫帝首禪三極之道啟萬世之統自炎黃以下莫與倫比固非贊頌所及至此廟創建補葺之始末與夫古栢蒼蘚負山帶河稱隴右勝蹟將不惟書志可覈故碑亦燦然可徵也故皆從其畧而敬識鉉重修之歲月梗槩如此云

創建文星閣記

劉斯和

古之君子出而仕於時必有政績之可徵與功德之

所實被士當讀書考古孰不心焉慕之余幸叨甲第
列席常時年始壯盛方思遍閱秘集從文學侍御之
末而用大吏薦試外官出牧山西之遼州遼小州也
民少事簡值

四家太平久憲章完具有司無可議興除者而人文未
振官舍多閒遂披閱架上書仍理故業擇諸生之雋
者躬爲之師日進而訓督之兼爲建文星閣一區隨
貢於禮部者數人遼以爲美談余亦竊自幸未幾移
忻州忻州政煩事劇人材淵藪固無庸旣補秦州州

當秦蜀雍涼之中綰幅幘數百里戶籍數十萬較遼
爲甚鉅事更劇於忻而其文風之否塞則如遼余竊
異之欲以訓遼者訓秦而勢不給欲以治忻者治秦
而心難已因建文星閣於東南之最高峰立塾延師
仍欲親訓如遼然後已夫何軍需旁午奔走弗遑思
與諸生說文義剖經旨無由也迄今五載官政民事
及學校均鮮所建立求如向在遼時不可得余慚不
亦甚乎哉雖然地靈人傑沉而後發一旦多士感興
丕振廢墜奮志風雲且將有度越遼忻萬萬者余書

內疚之衷俾刻於石以俟將來優優君子庶幾其諒之焉

重修雲章閣記

費廷珍

自州城迤東平衍五十里曠無關隘順治中前守姜公於七里特築關門培地脉也上建魁星閣顏曰雲章助文教也乾隆戊寅予以菲薄

簡守大州周歷郊牧諮諏父老蓋州人士之不舉於鄉也已四十餘年而所謂雲章閣者亦且頽然就廢矣今年秋官政稍暇爰捐俸謀新作鳩工庀材之餘未

嘗不慷慨而三嘆也是州誕毓義聖實易結繩文字之所始自漢唐來如李少卿趙元叔成紀諸李斐然競秀文章之盛不可謂不遠流寓則杜伯山之博通子美之篇什故蹟遺風猶有存者涵濡浸染不可謂不深卽繇勝國洎

昭代以科舉進者在康熙間猶蟬聯不絕不可謂無人

一但風流衰歇遂至於此豈誠地靈寡助耶予所爲慷慨三嘆而弗能已於作也稽自創建以後屢經補葺而已余乃撤而易之增置神龕及重門計工凡兩

月而訖捐金及百堅緻完好約可支數十年予其可
對吾州人士哉夫殫竭財力以冀有益於民守土者
之職也讀書稽古發名成業自奮於隆平之世而無
負牧守之勤勤屬望者則又學者之所以自爲也故
記其緣起而並致相勗之意如此

重修至聖廟記

費廷珍

秦州孔子廟始於有元大德間歷有年所且修且圯
乾隆癸未春知州事費廷珍集諸生於講堂而命之
曰文廟之闕其規制也豈以示華哉建學而祠先聖

必鞏必完夫然後對越之下洞洞屬屬而心志以肅
秦介邊陲風尚渾噩有可以入道之基且地冠隴右
五邑士大夫屬耳目焉而廟貌頽然或墜或壓鐸教
其何以振士氣其何以新五邑之子若弟其何以觀
法也是不可不亟修之僉曰諾踴躍捐輸奔走恐後
乃蠲吉日召工師登築削平丹堊漆髹大成殿則崇
以麗也兩廡則宏以敞也各宦鄉賢祠則肅以整也
櫺星門則爽以塏也於是向之雀鼠穿突椽桷蠹腐
蓋瓦級磚之漫漶不鮮者煥然改觀州人咸喜謂宜

麗牲勒石請予爲記予謂管蠡之測不足喻蒼穹之高
燭火之光不足語日月之明夫以孔子之道皇皇
剡剡照映天地爲生民所未有吾亦烏從而規摩之
况今

聖天子右文重道雅化作人詔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
皆有孔子廟禮明樂備迄今百有餘年凡夫漸仁摩
義之方修德礪行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與下之所以
爲學者固已砥如周行人知軌範矣又無事余之鋪
張揚厲者也惟是車麟駟鐵風流自古秦之士大夫

其果能澤以詩書而文其谷處巖居之陋歟太史公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繼自
今觀宮牆之輪奐凜凜然起其嚴敬之心循循焉果
盡其子臣弟友之誼焉而吾之事畢矣若夫旣修之
後地效其靈多士振興鹿鳴嗣響吾之願也秦之幸
也抑亦五邑士大夫之光也顧形勝家言余不敢道

立漢陽書院記

費廷珍

當明成化時歲乙酉州之舉於鄉者四人丁酉科且
六人文風稱最盛過此亦多不絕今自康熙丁酉舉

二人後已閱四紀乃無一焉明年又乙酉其否極而亨之候歟余遷矣弗與彙征之慶第念余數載經營所倦倦屬望於茲者用心良苦不可不記之以爲來者告方余下車伊始詢及紳士僉曰扶輿磅礴之氣或闕而弗揚也聿建文昌祠煥魁星閣又重新泮宮冀或宣通殊未卽效豈鍾靈之應有期耶若謂勸學之無方也則四鄉義塾已先此舉行矣或又曰秦固多才而士久未遇無與度金針者不免囿於方域風氣則書院之設烏可已哉會軍書蠶午有志未逮歲

辛巳士民中有以捐貲請者急爲白於上加以衆擎併自捐薄俸過千金爲之購廣厦置腴田經之理之俾各司之夫然後書院成而余心少慰焉顏曰漢陽因郡名亦以章天有象而取兆文明也顧難其主教之人生徒未集蓋遠者道莫致而近者衆弗尊虛席及上冬方具聘幣有所延並親校諸生以授其萃屬余將東行遂弗果夫事莫難於剗始亦不易於有成書院固巍然在也蒞斯土者誠加之意登諸才儁迺以高明示之規條勤其督課將必有觀感奮興而追

蹤曩哲者安知成化年間之盛不再見於今日耶果爾則於余數載苦心庶幾無負雖不敢邀功自慶而風聲遐聽亦與有榮施焉爾是則余之所極不能忘者若夫屋若干間地若干畝以及出貨勦事姓名別有碣

誌
銘碑
表附

趙壯侯墓表

漢馮奉世

永光二年秋八月奉世承命擊逆羌道出隴上騎都尉趙邛侯謁狀父行請表嗚呼茲世友趙翁孫墓也翁與世有刎頸交表其行事以風來世固世心也亦世職也敢以不文辭先生諱充國字翁孫世居隴西上邽人也曾祖諱真秦爲隃麋令祖諱巖臯高后朝拜校尉父諱破奴後元時爲材官元封間以擊樓蘭功領前將軍大初戰歿三年己卯先生以材名見知

貳師將軍從征宛城補校尉領護西域輪臺渠犂田卒事天漢二年冬匈奴圍貳師於酒泉先生督壯士百人潰圍陷陣身被二十餘創遂解貳師圍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瘡嗟嘆良久拜中郎將征和四年罷輪臺亭隧詔回拜護軍都尉元鳳三年烏桓反大將軍欲邀擊問先生先生曰匈奴擊之於漢便我今發兵邀擊招寇生事非計也後其捕上官功拜中郎將車騎將軍元平秋大將軍捐館先生識霍氏微絕交及霍氏敗連坐者千計先生不與焉元康間匈奴弱

上欲出兵擊右地先生首倡不可擊之策帝意未釋及丞相書進始罷謀三年先零諸羌叛先生謀方畧諭安國及至西域違筭羌侯楊玉怨怒背畔先生年已七十有六矣上老之使御史大夫問將先生曰無踰老臣復問卒數先生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滅亡不久陛下勿以爲憂上笑賜後將軍印祖錢西行先生詣金城以遠斥堠爲務行爲戰備止堅營壁持重愛士先計後戰遂至西部欲樹恩威招降罕开辛太守首建急攻之策上從先生計罕

开竟不煩兵而下度先零勢必敗壞罷騎兵留步卒屯田陜中以待其斃乃上留田便宜十二事及封事以聞每上輒下議初是十三中十五終十八上從之二年夏五月先生振旅班師糧卒不煩而羌戎自破封營平侯居京邸每有大議上親問籌策無何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白玉歸第上後思股肱之美圖像麒麟閣家居八載杜門謝客不植私交不積錙重論子以勤儉嘗曰無奢縱霍氏鑒也易簣之日則曰安國家靜西戎吾事畢矣爲吾後者能以禮物身

謹守家門瞑目甘矣生於武帝建元四年夏六月卒於宣帝甘露二年夏四月年八十有六葬邽山之陽嗚呼惜哉先生剛直沉勇有方畧配楊氏生子二印其長也印其次者孫曰汲女曰蘭適魏丞相公子先生歷事三朝奉職惟謹廟堂謀議邊務經畧靡不精確不但爲中興良將亦堪爲救時賢相諡曰壯豈過情哉茲其概也奉世所其覩者謹掇之以表諸墓俾作傳者採焉

姜安公墓誌

唐闕名

公諱暮字孝忠秦州上邽人也江水導其源流秦嶽
標其峻極開封疆於四履轉征伐於五侯允祚丕承
英賢相嗣詳諸舊史可畧於言曾祖園遠韻高情松
貞桂馥祖正魏南秦州刺史冠軍縣公父景武康汶
洮四州刺史廿四開府梁岷二州總管賜姓宇文氏
逮忠庄公並專旗文物尊寵於當世風烈徽猷照燭
於圖篆公門承世祿家藉慶餘清明在躬珪璋自潤
造次必於仁孝顛沛必於忠厚學宗邱墳貫幽願之
宏致行苞文質履中庸之至道詞華綺縠術妙韜鈴

迴瀾萬頃崇墉百仞起家左侍上士隋文受禪授秦
王右府司兵遷長史東閣祭酒除博州清平縣令四
民仰化三欺自屏抑揚卓魯斟酌韋弦病免久之除
并州晉陽縣長仍屬隋政不綱生靈塗炭羣后有瞻
烏之望天下成逐鹿之情太上皇愍民橫流大庇交
喪電照雷息濡足授手公授袂麾下贊揚興運謀若
轉規辯同河瀉卽授正議大夫大將軍府功曹參軍
事尋授右光祿大夫又進位左光祿大夫仍授委蒲
津監度兵馬京城清定遷光祿大夫轉相國府賓曹

參軍事公以加祥紹至鐘石變音請從神宗之典屢
上繁昌之奏以功封長道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爲
隴右道安撫大使俄奉別旨被返還京授員外散騎
常侍河東道招撫大使公綏安初附獎勵邊城窮民
旣知所歸鄰境於焉日蹙暨乎妖孽咸蕩文軌大同
懷佐時之畧當惟良之寄拜特節秦州諸軍事秦州
刺史轉隴州刺史公褰帷望境建旗求瘼敦崇學校
勸勉農桑追善政於前良革澆風於薄俗笑厥來寇
授公左七總管尋而犬羊奔北有詔返公入朝惟帝

念功方申後命輔仁多昧福善則虛枕疾彌留祈禱
憊應藏舟不遠川逝不歸百年之壽未窮千月之期
溘盡以貞觀元年八月六日薨於京第春秋七十主
人吊祭謚曰安公禮也夫人同郡趙氏封盧江郡君
昆陽公懿之女也爰以盛門作嬪公族禮均秦晉和
猶琴瑟母師之德空留於昭範借老之期俄歸於同
穴以四年八月十三日薨於京第春秋六十粵以六
年十月十日合葬於秦州東南岩池谷乃爲銘曰惟
公命世含章挺生壇宇高整鑑燭融明平臺碣館曳

組飛纓化行兩邑實垂德聲巖巖極天泱泱表河英
 靈可嗣慶趾攸存文武相襲隨和競彩爰逮庄公鬱
 為時宰炎精落鈕黃神應錄大壑縱鱗高衢騁足分
 符乘傳懷金鳴玉隙駟不留小年俄足亦有貞淑嬪
 容迥映志性柔良風儀韶令絲泉兼美真草惟命兩
 劔終同孤鸞絕鏡言念返葬塗遵舊鄉丹旒委鬱哀
 搵淒鏘泉扁一闕元夜何長悲涼神道松檟成行

康熙丁酉春州人楊祖清得誌石於牧豎之手文
 字炳然而瑩兆已不可踪跡矣因為之卜地於淮
 河峪官道旁葬其誌而起塚立碣焉此文其
 當時所錄者惜不著其名然確是初唐手筆

故相國權公碑

唐韓愈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
 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
 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苻秦之王
 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
 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
 烈平涼曾孫諱倓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
 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
 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

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吊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顛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擬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足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劑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嘗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吊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於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子頤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頤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

吾行諭之頤以不憂凡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名累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薄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

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上桂國王公神道碑

朱李昉

皇宋之啟昌運二十有五年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嗣位之九載三行郊祀之次月故贈太子少師太原王公之孫秘書郎永錫賚列祖行

狀哀訴於趙郡李昉曰伊我王父世稱哲人仕歷屢朝官登二品聳縉紳之重望留臺閣之懿範奄忽明代垂三十年雖馬鬣之墳已封於故里而龜趺之制未表於新阡慮陵谷之變更致聲塵之銷歇奉先之道是所闕焉願實錄其芳猷永垂名於終古昉辱蓬邱之見托感絳帳之舊恩屬文誠異於好詞頌德豈宜於多讓謹稽首抽毫而叙曰王氏之宗其來遠矣秉緱山之秀異於淮水之靈長或以儒雅稱或以門閥顯世濟其美代不乏賢挺生我公鬱爲人瑞公諱

仁裕字德輦其先太原人後世徙家秦隴今爲天水之人也當童幼之年失怙恃之愛兄嫂所鞠至於成人唐季亂離關右斯甚俎豆之事蔑無聞焉旣乏師友之規但以畋遊爲事二十有五畧未知書因夢開腹浣腸復覩西江碎石皆有文字夢中取而吞之及覺心識闕悟因慷慨自勵請受經於季父詩書一覽如有宿習凡諸義理洞究元微下筆成章不加點竄歲餘著賦二十餘首甚得體物之妙絲是鄉里遠近悉推重之秦帥隴西公繼崇聞之以書幣之禮辟爲

從事尋屬王氏僭竊奄有兩川隴右封疆遂成睽隔公因茲入蜀連佐大藩歷僞尚書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蜀後主衍好文攻詩偏所親狎宴遊和答殆無虛日後主昏酒日甚政教大隳公屢陳讜言頗盡忠節旣割席以救難竟昇棺而納降蜀亡入朝授雄武軍節文判官桑梓故里罇俎上列歸與之樂適我願兮職罷歸漢陽別墅有終焉之志著歸山集五百以見其志無何南梁主帥王公思同以舊知之故逼而起之密奏授興元節度判官不獲已而應命

非其志也泊居守鎬京復叅贊留務岐帥潞王據有
堅成將圖義舉陰遣間使會兵於王公王公依違之
間可否未決猶豫方甚名公謀之公曰事君盡忠事
父盡孝之道奈無棄之王公勃然而起曰吾其効死
於王室矣於是戮岐陽之使馳驛上上奏忠規正論
閒者義之俄而王師倒戈奏潞王爲主王公果死於
難雖寮吏悉罹其禍潞王下令軍中曰獲王某者無
得殺遂生至於麾下潞王素聞公名喜見公面文翰
之職一以委之公自陳曰府主渝盟臣所贊也請就

鼎鑊速死爲幸詞直色厲潞王壯之載以後車俾隨
王輅教令詔誥咸出於手安慰京邑先行榜諭倚馬
吮筆頃刻而成潞王覽之大稱厥旨及卽帝位方將
陞玉堂之深嚴脩宣室之顧問旋爲近臣排斥出爲
魏博支使改汴州觀察判官數月徵拜尚書都官卽
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旌前勞也晉祚初啟以本官歸
班稍遷左司卽中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左散騎常
侍晉室之季也權臣用事朝政多門旣荒歉以相仍
復干戈之莫戢山河土地遂強據於諸侯禮樂征伐

故不出於天子公痛紀綱之隳紊抗章疏以指陳屢叩天闈極言時事洪河方漬非捧土之能堙大樹旣顛豈一繩之可制以至胡兵孔熾晉鼎尋移懷直道而無所施張覽遺疏而誠堪嗟嘆漢高祖順三靈之睠命救四海之倒懸大寶纔登中原亟定有天下之踰月拜公尚書戶部侍郎永充學士承旨明年帶內署之職知貢舉制下之日時論翕然咸謂俊之孤將得路矣舉罷轉戶部尚書承旨如故明年以疾辭職授兵部尚書周太祖卽位進位太子少保尊名賢而

寵舊德也以顯德三年七月十九日寢疾終於東京寶積坊私第享年七十有七輟朝賻贈悉從優禮詔贈太子少師卜其年八月一日權窆於開封縣持中材以大宋開寶四年三月十八日秘書力護神柩歸葬於秦州長道縣耐於先塋成夙志也洋縣錄事叅軍諱約公之曾祖也成州軍事判官贈尚書屯田員外郎諱義甫公之皇祖也階州軍事判官贈太子傅諱實公之皇祖也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公之皇妣也宏農郡楊氏公之前夫人也渤海郡夫人歐陽

氏公之後夫人也並先公而沒秦州觀察推官仁溫
秦州倉曹叅軍仁魯公之二兄也成州軍幕判官傅
珪秦州長道縣令傅璞公之二子也遠校書郎黨崇
俊遠殿中丞劉湘遠河東薛昇公之三女也綿州西
昌令全禧秘書郎永錫公之二孫也公秉天地和氣
負文章大名信義著於交明仁孝被於姻族閨門卒
歲無闕詬詈之聲僮僕終身不知鞭打之苦可以見
其爲人也每遇良辰美景必攜生童命儔侶前管絃
而後琴筑左筆硯而右壺觴怡怡然陶陶然曾不以

家事爲意曠達高懷世無與比篇章賦咏尤是所長
行踏深閨無不諷誦妙於音律精於曆象又不可得
而論矣昔公之掌貢闈也申進士第者凡二十有三
人時則有故宮師相國王公溥今左議大夫判度支
許公仲宣大司農李公憚俱振美名並昇殊級惟官
師王公迥高時望擢處首科五年之中位至宰相小
子固陋亦預搜羅玉堂冠於詞臣黃閣倍於元輔迨
時偶聖何幸會以踰涯卯化翼飛豈生成之可報其
餘陟烏臺登雉省內遊諫署外佐侯府者皆一時之

名士也平生所著秦亭篇錦江集入洛記歸山集南
行記東南行紫泥集華夷百題西江集共六百八十
五卷又撰周易說卦驗二卷轉輪廻紋金鑑銘二十
二樣詩賦圖並行於世著述之多留傳之廣近代以
來樂天而已嗚呼位列三孤名聞四海享磻溪之壽
考紹厥里之風猷高朗令終可謂全福然而生逢叔
世莫偶盛時胸襟空貯於經綸生靈不受于康濟非
公之遺憾乃時之不幸也昉門闌發跡邱嶽在身脩
位巖廊詎敢忘於所自垂文琬琰理不在於他人英

魂凜凜以何歸風草離離而永茂灑涕揮翰謹作銘
云猗歟少師生秉靈氣二十有五方游於藝浣腸得
夢吞石表異先聖之書一覽而記唐祚衰歇廣名播
越四海亂離九州分裂禮樂崩壞文章斷絕若水無
梁若舟無楫惟我少師鴻筆麗藻獨步當時綸言貢
籍是掌是司縉紳領袖儒者著龜一代雄才七朝令
譽步驟九流廻翔三署以文駿位非爲不遇以德佐
藩動有陰助誠順篤外溫潤積中行已以正事君惟
忠謙讓是敦禮教是崇臺閣之中藹然清風嗚呼明

時不幸兮哲人云逝驚波不返兮令名維繼有磻溪
之壽兮無磻溪之位德空高於古人兮功不施於當
世茫茫長夜兮古壠元堂離離宿草兮夜月寒霜任
桑田之變海兮播休問之無疆雍熙二年歲次丙戌
七月十六日建立

博平合堅公墓碑

明 杜廷棟

士君子生身宇宙間秉天常戴人極讀聖賢書學聖
賢之道一旦委質明時膺任官守幸而履坦蹈順則
慎守官常以恪位著而為碩輔為循良以求無忝於

所職不幸而遭遇時艱則冒險赴難捐軀殉國而為
孤介為忠貞以此抗節而盡分其遺澤餘烈耿耿
峩厭厭人心而扶世教是以明並日月光照策書使
天下後世頌隆德而歌茂勛者不曰奇男子則曰烈
丈夫然後無忝所學與所生惟我秦州堅公以雄才
大畧入服官政而中尹於博其凜凜之風赫赫之烈
在他邦者固多而在吾鄉者尤著吾聞其施張其布
置其條格更化其導利宜民雖不可得而盡聞而其
恤窮憫匱保善除殘者此其大概也故至今稱善政

者咸謂公有成法焉以至巨寇猖獗守宰辟易連城累壁望風降竄而公慷慨登城誓以死守運智決機發無不中卒之大難以定民生以安及太平之日守陴之老卒猶有能識其事者往往指其雉堞曰此公手射搏賊處也指其神祀曰此公禱神反風處也指其義井曰此夫人與女所守處也指其敵樓曰此公晏大平賞功處也其巷陌之遺老閑隈里社而談往事莫不指其子孫而相示曰非公安有此輩也耶每每有感嘆而激切而垂泣者是以博人慕其德重其

義啣其息澤而無以報也乃爲之立祠肖像而春秋享祭焉夫公之宦於斯世也居易則無忝所職有事則抗節盡分此非奇男子烈丈夫事耶其功則勒於刻石其文則垂於縣誌而名光煇耀萬代不磨所謂奇男子烈丈夫者非耶振立綱常維持世教使人心感動睇泗嗚咽信非奇男子烈丈夫所不能致也廟祀於私血食於公而祝公之祀有曰功在人心擇及後世其於所學所生誠爲無愧矣奇男子烈丈夫立身行事尚有加於此耶嗚呼余雖不獲逮公之生而

嘗拜公之像不獲見公之烈而嘗讀公之碑旣身被公之餘澤而又耳熟父老之傳頌此余之情每於爲公一宣布焉而未能也余來此秦邦旣祭公墓乃刻石其上而系以詩蓋以博人之慕公者而告諸秦人云詩曰公綰墨綬佩銀章五十年前尹我邦公之清修何以方芙蓉爲衣芰荷裳公之義氣何以當金石心肝鐵爲腸扶持世教振綱常慷慨殉城保圍疆妻女守井勢徬徨臨陣手射賊已僵反風燔賊神降祥正氣彌漫宇宙長遺澤浩漾何可量野老啣息盡涕

滂春秋於今享廟堂儀容儼雅神發揚吾今來宦於公鄉感公志節凜冰霜鐫石表墓顯忠良千秋萬歲不可忘百代奸臣過此旁視此刻文當惶惶

黃淑人墓誌銘

明
胡纘宗

秦州衛指揮僉事宰姓黃氏山東兗州府單縣人也淑人宰之母也母之父秦州衛指揮同知福姓張氏宰之兄賓賓之父俊淑人其配也俊之父鏞鏞之父統統之父璧璧之父成自成而璧而統而鏞而俊而賓而宰凡六世咸有武勳云按譜成元千戶也旣歸

我主將遂從我主將攻常州掠寧國取諸暨克紹興
靖蒲城乃選補小旗又克桐廬富陽徐杭州乃又選
補嚴州總旗命守松江洪武初以靖閩廣功授山東
濟南衛試百戶尋實授百戶既老子璧嗣既授百戶
尋擢陝西秦州衛指揮僉事蓋追錄其功云既老子
統嗣宣德間隨主將尾達賊於蘇武臺與戰獲賊婦
三及牛與馬受厚賞焉既老子鏞嗣未任而卒子俊
幼而其弟銘長銘乃代襲數年而後俊長俊復嗣焉
屢備虜於靈夏莊浪不避辛勞逾四十年以疾卒子

實嗣宏治初備虜莊浪戰賊於火石溝死之無子弟
宰嗣人言黃母爲名家女又爲名家婦端莊靜一守
之終始相夫而立誨子而成階曰淑人名稱情矣又
言俊質朴莊嚴不事華靡而且老成其於武弁蓋無
媿云賓美容貌不受羈約侃侃有豪氣卒死於戰鬥
而不悔於乎壯矣予見宰強於武略殊有氣節儒紳
文士多與之厚至於守已不取雖文士不多讓焉由
是觀之淑人之相之誨夫豈不足徵耶子男三賓娶
郭氏宰娶蔣氏其季曰實娶陳氏女三長適席千戶

武次適蔣指揮廷美次適王舍人輅孫男一女一俱
 幼正德五年月日淑人卒年六十四正德六年六月
 日將故先揮使之兆安淑人焉宰與纘宗交也久纘
 宗雅重其不取纘宗被謫入蜀宰以銘托焉乃寄其
 銘銘曰有功有功積者懋矣有爵有爵嗣者衰矣有
 子有子死者安以壽矣

呂夫人墓誌銘

國朝 潘宗洛

誥封驍勇將軍四川副總府呂公錦元配年以將軍
 加級故覃恩誥封為夫人後將軍十五年卒其次子

丙子副榜呂誠陽為余主試賞識士將耐葬其母夫
 人於將軍之兆域乞銘於余按夫人為禮縣巨族及
 笄歸將軍劉大君孀居在堂將軍齒居四從事戎行
 不能待膝下朝夕甘旨惟夫人是賴厥後將軍諸兄
 皆願分爨將軍於田宅獨取其敝且瘠者門戶益難
 支將軍或時遊在外太夫人之養未嘗衰也蓋夫人
 事將軍唯謹將軍有所誠雖相隔數千里相別十餘
 年無敢違其一字以是族黨多稱夫人之賢夫人無
 所出閨中友愛有太妣之風視諸君子如已出及將

軍引疾歸田未幾卒二子尚幼夫人教之讀書卓然
成立能文章呂子誠陽晉謁時爲余言其母夫人撫
畜之恩孝養未伸未嘗不流涕蓋夫人於其姑則以
媳而代子於其子則以母而代父也夫人生於崇正
丙寅卒於康熙戊寅葬於將軍墓之側子三人長調
陽河南磁州吏目次誠陽副榜次諱陽候銓縣丞孫
六爲之銘曰孝其姑撫其孤克事其夫巾幗之賢賢
於天性有類於名儒從將軍於地下克昌厥後其有
待于阡表之書

